

### 我的散文随笔集中,有三幅油画。

第一幅,画家饱蘸鲜黄的丙烯颜料,运笔恣肆;颜料在画布上滴落,蝌蚪般透迤而下。画家把走向失控的颜料,顺势处理成了某种情绪细节。画面上,只有气贯长虹的抽象,以及被冻结的心理节奏。

这幅画透着猖狂,掀翻了温床,逼人无法昏聩于平庸,逼人去敢想、去行动、去突进。如果允许给林春岩先生的这幅新作起名,我愿意称它为《难以停顿》。

那个秋日,著名艺术家林春岩,发现我的眼眶里满溢对这幅画作的钟爱,他决定将这幅价值不菲的画作赠予我。或许,我不自觉地钝化了他商业上的计较。反过来,倒让他更加奢侈,奢侈到转以货币去赎回老友欣喜若狂的一个眼神。

让作品落到钟爱者手里,原本是艺术家乐见其成的,只是市场并不鼓励动辄含混艺术品的商品属性。和绘画沾边的人,是文化圈中最有市场头脑的人。绘画,一开始就可能有意卖向。但是,艺术家偶尔也会浪起很大的玩性,任自己癫狂一下。春岩赠画,就是一例。假如,画常常很超验,人始终很计算,这种分裂又如何消解?

这幅画挂在我家墙上时,我正好在筹划出版散文随笔集《第一个离别者》。既然文集内安放

中午时分,我从股高东路桥上走过,看到东侧护栏边挤满了人,因此停下了脚步。股高东路是上海这座城市里少有的正东西的道路,桥下的这条河,从新江湾城中心弯弯曲曲流淌过来,只是这一段变成了正南正北的走向,长度有一千米左右。浦东黄浦江上海最高的楼群全都倒映在这段河的河面上,成了这一带居民远处看浦东看上海的一个景点。

桥面上的人群情绪激昂,指指画画,眼睛都在朝河里张望着,连桥下面岸坡上也同样挤满了人。河里有鱼?鱼在哪里?我看了很久,没有看到鱼。

“就在这里,这里!那一簇菹草的下面!”有人指给我看。冬天的河水清澈见底,此处河底的水深在一米左右,菹草和河底淤泥的颜色几乎完全一样。风吹过,中心河面上有层层涟漪,这样的涟漪没有扩大,接近桥下这片水面上,静如镜面。所谓“鱼”,就是今天强烈的阳光下,河底淤泥处隆起的淤泥堆。这是一条鱼吗?如果这是一条鱼,那说明这条鱼在这簇菹草的下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里距离

两米就是桥下,而桥下是相对安全的,鱼选择这里作为冬眠的所在,就是因为有阳光吗?我跟着走到了岸坡上,在距离水面很近的地方看了许久,还是没有看清楚。一个常年在这里钓鱼的人不停地嘟着嘴,“乖乖,乖乖……”我惊讶地看着他,问:

“是一条什么鱼?”  
“鲤鱼。”他比画了一下,我看他两手之间有40厘米,想必这条鲤鱼足有5斤以上。

这段河岸上,一年四季每天都有人在钓鱼,从桥上走过的人,或者驻足看钓鱼的人,几乎没有看到过有人钓到鱼。

着若干挚友的亡灵,封面的气息为何不可以取自今日比肩的兄弟?我决定把这幅画用在封面上。此时,作为原创者的春岩,说了一句具有奉献意味的话。他说,封面设计时,可以只用这幅画的局部,甚至很小的局部。也就是说,春岩把封面设计的完美,放到了自己这幅大作的完整之上。无论是或不是作家、画家、音乐家及舞蹈家,只要你缀网劳蛛般创作过作品,你就一定能明白春岩对友人的成全到了怎样的境界。

设计师张先生担纲本书的封面及全包装设计,是我的荣幸。他是当年万里挑一走进浙江美院77级的高材生。出版策划人朱耀华和责编徐曙蕾,都接受用这幅画作为封面设计的素材。张先生以满铺此画为第一设计方案,这就出现了后来文集封面的模样。张扬,确实是一幅有点的幅油画一开始就让张先生惊艳,他不舍得过多裁剪。而我对这幅画作的热爱,已漫过了视觉审美的边界。

第二幅,是一幅有头脸轮廓的油画。画面中央一男戴着礼帽,作者对头像没有做变形处理,也没有对五官做具象勾勒;脸颊之外,有很多斑斓的点状色彩。半超验的头像,用来衬托雨点,哗哗啦啦的缤纷雨点。这幅画,像在表达人对陌生境遇的反映,标题是《彩色雨》。

因此,这条河里还有一条5斤以上的鲤鱼,这本身也是奇迹,就值得这个钓鱼的人“乖乖”不停,也值得有这么多人在此围观。用什么办法提到这条鱼,在几个钓鱼人中间讨论着。我突然为这条鱼的命运担忧,我童年少年时代长兴岛的记忆里,一条鲤鱼冬眠之后,会在第二年立夏时节里产籽,那时,就会有成千上万颗卵于从它的身体里分娩出来——鲤鱼作为亲本,其基因可以在新一代中传递下去,这就是鲤鱼能够生产出不同种类的鱼的生物学基础——新生的鱼群里,就会有鲫鱼、鳊鱼、草鱼、草鱼、草鱼等几乎所有淡水鱼!这也许就是上海许多野生状态的河流里总有人钓鱼而鱼从不绝迹的缘故,而河流里的野生鱼类,大多来自鲤鱼“妈妈”。

桥上突然没有了声音,看见一个老人捧着一个泥块站在了栏杆旁,只见她比试了一下,就把泥块抛了下去。泥块碰到水面时发出很大的声响,水波涌起来以后,那簇菹草下面居然没有动静,正当人们开始怀疑这里有没有鱼的时候,一个大涌泛了起来,像快艇犁出的水纹,快速消失在了河中央!

几个在河岸边商量怎么捉到这条鱼的人怒了,对桥上喊:“你,你干什么?”老人双手合十,嘴里轻轻地说着什么,走了。

第二天早晨,城市的最低气温接近了零摄氏度,太阳刚刚升起来,柔和的光亮还在政青路599弄院里的树梢上,股高东路桥上和北侧河岸上站满了钓鱼的人,也有人翻墙进入了国权北路菜场后院的围墙里。朝阳的光波飘荡在天空里,寒风凛冽,河面上的钓鱼竿,比河边枯萎倒伏的芦苇还多——因为他们都知道了,这段河里有一条鲤鱼,一条很大的鲤鱼。

我看中画中的头像,它可以和文集题目《第一个离别者》勾连出一缕似有若无的神秘。我问春岩,可否把这幅画的标题改为《第一个离别者》,这样就成一幅精彩的插图了。春岩说:好。我稳住了感动。第三幅,是春岩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具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一些元素,以黑色、土黄和绿色构图。画面上,有两个人以猿猴常用的姿态直臂攀住树干,身体下垂挂状。此画,是春岩重要代表作之一,被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周思教授收藏,后又成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美术馆的藏品。我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名字,《在树上贬低对方的老林和老某》。这幅画,初读具有澳洲的原味,再看又别有意味。当年,该画甫一完成就炙手可热,是有道理的。我多次端详它,不同状态之下,确实会有不同的顿悟。我想把这幅很吸引我的画,用作文集的插图,但有朋友说,让人久久挂在

才,因而桃杏的区别都说不太清,只听得大人常说“桃饱杏伤人”,便认为果园里此刻能冒出来骨朵儿的都是准备夏季里结桃子的花。甚而连待谢的梅花都张冠李戴地囊括进春华的范畴。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春分的田野已经陆续春播,大头菜和萝卜已然下市,换之是灵秀的荠菜,宛若翠珠般一夜之间镶满田埂。万物复苏的迹象在春候气暖、虫声新透的勃勃生机中宣告着大地春回。此时,跟着妈妈挖荠菜的时刻也到了。挖荠菜的首个难题在于辨认,初次采摘时挖些杂草也是大

概率事件,会把蒲公英错认为荠菜的也大有人在。荠菜大多长在田埂的侧面,又因为是覆地而生,所以挖的时候要把多角形铺地伸展的所有叶片全部握住后再上拎,顺势用小铲子连泥带根地提出地面来铲尽根须。为此,洗荠菜也成了一门技术活,因为它根部存泥太多,不换洗个三大盆水是绝对无法食用的。所以,馋嘴的孩子只要能自告奋勇地洗菜,当晚多半就能吃上妈妈包的荠菜馄饨。

春分的荠菜汁多嫩滑且纤维丰富,气味浓郁,所以要去根后用水开烫过把纤维软化,再拧干切



早春 (摄影) 杨建正

碎后混上适量土猪的瘦肉,才成了馄饨馅。学着妈妈灵巧的两折法——装馅后对折,再对折后两角一按,一个元宝似的馄饨就预备下锅了。送入口中的馄饨因为纤维和土猪肉的嚼劲,混合了荠菜冬藏春舒后绽放的鲜香,欲罢不能,连汤带水地吃两三碗都极为常见。

三月就是这样,教室里蚕宝宝的领养手续正在课后偷偷进行,崇明话称为“被单草”的婆婆纳开满泥路两旁,上海春装的最新式样正由刚刚返过城的时髦知青们穿回农场,一度羡慕众人。

在被房产中介“嘲笑”为“老破小”的社区里,一家为长者服务的食堂闪亮登场。开张第一天,吃早餐的队伍排得足有200米长,晚餐的队伍更长。这种排队的场景已几十年不见,邻居老刘夫妇感慨地说,好在家门口的食堂,排队就算是站立锻炼了。

在开张一周后的晚上走进睦邻小厨,一探究竟。食堂的装修风格很快,特别是灯光十分亮堂。尽管时间已近晚七点,但就餐的老人仍然络绎不绝。在简洁而一目了然的布局中,老人们挑选菜品相当顺畅。门口便是逆时针走向第一板块的冷菜区,用玻璃隔开的本帮菜品占多数,酱鸭、白斩鸡、爆鱼、八宝辣酱等,竟然还有一款海蜇拌金瓜丝;盘子顺势向前推是第二站的蒸煮区,母鸡汤、老鸭汤、肉饼子蒸蛋等,还有紫菜汤、酸辣汤;第三站是炒菜区,大概有15个品种;第四站是面食区,米饭、面条、馄饨、饺子以及各种花色的馒头;第五站是收银台,会员卡、手机、银行卡、现金都可支付,其中老年卡和会员卡,还享有20%的折扣优惠。

繁华的大上海,老年食堂早已比比皆是。搁笔之时,又闻政府将扩大老年食堂的数量和提高餐饮质量作为今年的民生实事,这无疑会让更多的老年人受益。每个人都会老,其实它正是居家养老的重要环节,也是服务体系必不可少的内容,实惠或潜在受益的将是所有人。

第一次与睦邻小厨相遇,除了菜品和环境外,工作人员的服务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位93岁的老人想充会员卡,一会儿手机、一会儿银行卡、一会儿现金,收银员耐心地一一解答,直到老人满意为止。尽管这是职责所在,但工作人员不厌其烦的态度着实令人感慨。据说,睦邻小厨每天接待就餐者近千人次,老人大多自带饭盒,中午多点多一两菜,留待晚上加热再吃。当晚,我还收到小厨相送的免费打包盒。把温暖和尊重传递给老人,是社会的一种温度。

有限,当真诚希望他人快乐时,成全全是种有效途径。除了一些必要的原则坚持以外,人们在不愿成全他人时,常以为是对自己能量的爱惜;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人的不顺遂,来反衬并放大自己的优势;或者还和怯于担当有关。请再仔细看看,你对自己的好,真的实现了吗?当你在合理范围内不成全他人的时候。

“小花”但现在的簪花围大都是手工绢花。追溯鲟埔村妇女头戴簪花发簪这一民俗文化,当初凡是遇见好事,比如嫁娶、生产、乔迁、题名之喜时,头上就要插鲜花以表庆祝,由此传承下来戴簪花的各色鲜花,这样具有鲜明的闽南文化气息的特殊头饰装扮,目前也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鲟埔村大街小巷里的当地女性,无论老少,都身着鲜艳大裾衫、宽脚裤,戴着耳环,盘着头发,盘发上插着一簇簇漂亮的各色鲜花,花朵发髻下是一张张淳朴热情的笑脸。她们挑着担子匆匆走过,篮子里装着海蛎、海蛸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鱼鲜,那明媚摇曳的身影,在银灰色贝壳厝建筑映衬下,灿烂夺目。当潮水退落,不论春夏秋冬,她们还要身穿鱼篓,卷起裤筒,赤着双脚走在滩涂“蚵壳”间,敲“蚵”肩担。翌日,天蒙蒙亮她们就要起床,挑着一担担鱼虾到泉州各个市场摆摊卖海鲜。

历史上,真正的古渔村鲟埔女装饰鲜花簪是先头发盘成海螺状,穿上一支象牙簪,再用鲜花花苞盘成花环,圈戴在脑后,最后插上各种艳丽鲜花或绢花,这就是“鲟埔女十分享眼而夸张的”簪花围。花环上的小花蕾多用淡雅的含笑花、白玉兰、柚子花,一般要围上三四圈,随后插上鲜艳的粗康花、素馨花或手工丝织绢花。戴在头上,就像是顶着一座春意盎然的

否早已眼花缭乱?历史上,真正的古渔村鲟埔女装饰鲜花簪是先头发盘成海螺状,穿上一支象牙簪,再用鲜花花苞盘成花环,圈戴在脑后,最后插上各种艳丽鲜花或绢花,这就是“鲟埔女十分享眼而夸张的”簪花围。花环上的小花蕾多用淡雅的含笑花、白玉兰、柚子花,一般要围上三四圈,随后插上鲜艳的粗康花、素馨花或手工丝织绢花。戴在头上,就像是顶着一座春意盎然的

吴毓

吴毓

吴毓

吴毓

吴毓

走进睦邻小厨

陈雨沪

陈雨沪

陈雨沪

陈雨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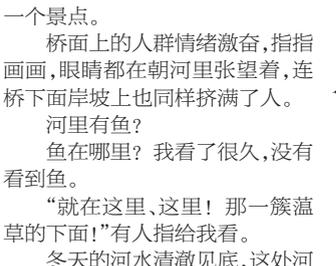
陈雨沪

陈雨沪

陈雨沪

陈雨沪

陈雨沪



看不见的鱼

吴建国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时尚